

羁旅漂泊之人的真实流浪记，经济大衰退期的深刻反思录

无依之地

这是最好的、最富有的国家吗？

[美] 杰西卡·布鲁德 / 著
陈雅婷 / 译



N O M A D L A N D

无依之地

[美] 杰西卡·布鲁德 著

陈雅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依之地 / (美) 杰西卡·布鲁德

(Jessica Bruder) 著; 陈雅婷译.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9.6

书名原文: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BN 978-7-5594-3302-2

I. ①无… II. ①杰… ②陈… III. ①社会问题—研
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2453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9-308号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JESSICA BRUDER

Copyright: © 2017 BY JESSICA BRU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无依之地

著 者 [美] 杰西卡·布鲁德

译 者 陈雅婷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邱涵斐 杜玉华

责任校对 苑浩泰

版权支持 张晓阳

封面设计 仙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4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02-2

定 价 3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正散布在美国的各个地方——

在北达科他州的德雷顿市，一位 67 岁的前出租车司机正在一年一度的甜菜收割季里劳作。气温跌破冰点，他从日出之时一直工作到日落之后。大量卡车从农田里开出来，他就帮着从卡车上卸下数吨重的甜菜。晚上，他就睡在自己的货车里。优步（Uber）公司将他挤出了出租车市场，令他无力负担房租，之后，这辆卡车便成了他的家。

在肯塔基州的康博斯维尔市，一位 66 岁的前总承包人正在亚马逊公司的仓库里上通宵班，装载商品，推着手推车在水泥地上走数英里（1 英里 $\approx$ 1.61 千米）。这份工作单调乏味，而她挣扎着准确地扫描每一件物品，希望自己能避免被开除。到了早上，她便回到自己那小小的拖车式房屋里，它正停泊在一个房车停车场里。停车场与亚马逊公司签约，专门用来安顿像她一样的流浪工人。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市，一位女性住在泪珠型拖车式房屋里，房车很小，甚至能用摩托车拉走。她正和朋友一起，边找工作边当沙发客借宿陌生人家

的沙发。而就算拥有硕士学位、就算上个月填了上百份求职申请，这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38岁女性依旧找不到一份工作。她知道丰收季的甜菜地正需要人手，但去应聘就意味着她得穿越半个美国，而她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她之所以会搬进那辆拖车式房屋里，是因为几年前丢掉了在一家非营利组织里的工作。她的职位被削减，且又有贷款要偿还，这让她无力再负担房租。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马可斯，一对住在1975年产GMC房车里的30多岁夫妻正经营着一个附带有儿童乐园和宠物动物园^[1]的路边南瓜摊。他们有5天的时间，在一片空荡荡的泥土地上从零开始把这一切设置好，几个星期后，他们就要去卖圣诞树了。

在科罗拉多的科泉市，一位在维护露营地时弄断了3根肋骨的72岁货车住客正住在亲人家里养伤。

世上一直不乏漂泊者、流浪者、流浪工人以及他们无处安歇的灵魂。但现在，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期里，有一类新型流浪族群正在诞生。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将流离失所，最后却驱车上了路。他们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房屋和公寓，转而生活在被某些人称为“轮房地产”的地方——货车、二手房车、校车、微型露营车、拖车式房屋，或是老旧的轿车。他们逃离摆在原本那些中产阶级面前的不可能的选择，诸如——

[1] 一种小型动物园，儿童可以抚摸、喂养园中的小山羊、小狗等动物。——译者注

你是选择先吃饱饭还是护理牙齿？先付房贷还是先付电费？买车还是买药？交房租还是还贷款？买暖和的衣裳还是给代步车加油？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一开始的答案好像很激进。

既然你没法给自己涨工资，那不如砍掉最大的开销？不如牺牲固定的住所，换一个车轮上的生活？

有人说他们“无家可归”，但这些新的流浪者拒绝这个标签，因为他们有避风港，也有交通手段，所以他们找了个新的词来指代自己，挺简单的一个词：“无房可归”。

远远看去，你可能会误以为他们是退休后享受无忧生活的房车旅行者。当他们偶尔奢侈一下，去外面看电影或用餐时，他们也与普通人无异。他们的心态和外观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为了洗澡便利而加入健身俱乐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经济大衰退中花光了存款后才转而住在了街上。为了填饱肚子并挣油费，他们从事重体力活，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在这个薪资低迷和房价上涨的时代里，他们将自己从房租和房贷的镣铐中解放出来，摆脱困境。他们，正在美国的土地上寻求生存。

可是，与其他人一样，对他们来说，仅“生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从前那没有退路的努力转变成不满的呐喊，因为生而为人意味着渴望高于生存的东西。我们渴求希望，不亚于渴求食物和居所。

而路上存在着希望。希望是前驱动力的一个副产品，是一种机遇感，宽广如这个国家本身；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相信更好的终将会降临，它就在前方，在下一个小镇上，在下一份工作中，在下次与陌生人的相遇里。

有时候，与他们相遇的陌生人中也有流浪者。不管是在网络上、工作中还是深山老林的营地，每当他们相遇，聚落就开始形成。他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的理解，一种亲切感。如果有人的车子坏了，他们就会募捐一些钱。有一种感觉在他们之中传递：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这个国家在变化，旧有的结构在瓦解，而他们正站在新事物的正中央。这种感觉对于围坐在夜半营火旁的他们来说，几乎有一瞬像是看到了乌托邦。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深秋。不久，冬天就要到来，季节性的工作将要开始惯例性的解聘人员。流浪者们将收拾好行装，然后回到他们真正的家——公路上，如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穿越国土。他们将出发寻找朋友和亲人，或仅仅是一个暖和的地方，有的人则会驱车横穿整个北美大陆。他们会记录自己走过的路，这些记录放映出来就如一部关于美国的电影：快餐店和购物商场；大地在霜冻下休眠；汽车经销商店，超大型教会，持续整晚的晚餐；毫无特色的无垠大地；养殖场、废弃的工厂、住宅区、大型商场；雪山顶。路边的景象飞速掠过，天色渐渐转暗，直到疲乏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他们顶着惺忪的睡眼驶下公路，在沃尔玛的停车场里，在荒郊的街道上，又或在卡车休息站里，伴着发动机空转的声音入眠。接着，到了清晨，在被人注意到之前，他们又再度驶上高速公路。他们驾车前进，感到安心，因为他们知道——

美国永远都有免费的停车位。

目录

Nomadland

第一章	
挤挤客栈	001

第二章	
地球之船	031

第三章	
在美国求生	045

第四章	
逃离方案	079

第五章	
亚马逊小镇	109

第六章	
聚集地	133



第七章	
车轮流浪者聚会	159

第八章	
海 伦	193

第九章	
一些“奇甜无比”的经历	215

第十章	
“无”字打头的那个词	233

第十一章	
回 家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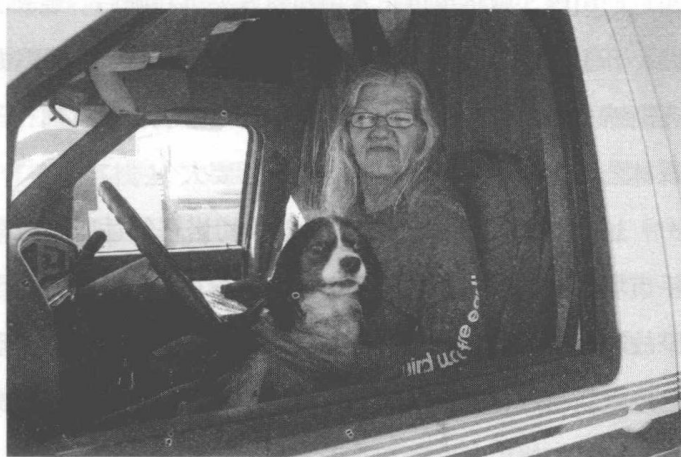
尾声	
椰壳里的章鱼	285

致 谢	297
-----	-----

附 录	300
-----	-----

Nomadland
第一章

挤挤客栈



从洛杉矶出发，沿着 210 号山麓高速公路向内陆行驶一个小时之后，向北行驶的人们眼前便会出现一片连绵的山峦，令人不由得停车欣赏。这片山峦是圣贝纳迪诺山脉的最南端，美国地质调查局形容它是“高耸险峻的峭壁”。它是在七百万年前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开始上升的一片岩层，由于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的摩擦，现在依然在以每年几毫米的速度长高。然而，当你径直驶向这些峰峦时，它们的成长速度却似乎远快于每年几毫米。你会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胸中汹涌出一阵悸动，如同氦气充盈在你的胸腔里，仿佛下一刻便会被摄去心神。

琳达·梅一手紧握方向盘，一手拿着一架粉红色的望远镜看着越来越近的山峰。她将银色长发用塑料发夹绑在脑后。她驶下了山麓高速公路，开上 330 号公路（也叫城河公路）。宽广平坦的路面绵延几英里后逐渐缩小成曲折的双向单车道，并开始上坡，径直通往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这一片原野比罗得岛州还要大）。

这位 64 岁的奶奶开的是吉普大切诺基舒适版越野车，这是她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在那之前，它被严重损坏过后又被抢救了回来。车的引擎故障灯很不稳定，经常在完全没故障的时候闪烁。发动机盖上的白漆已经重新喷过一次，仔细一看可以发现它和车身差半个亮度。但是，经过几个月的修理，这辆车终于又可以上路了。一位修车工给发动机换上

了新的凸轮轴和液压挺杆。琳达尽量把车打理干净，拿着旧 T 恤和杀虫剂，运用生活小技巧把朦胧的车头灯擦亮。之后，这辆车的后面便开始拖着琳达的“家”——一间小小的黄色拖车式房屋。这样的经历，这辆大切诺基自出厂以来还是第一次。琳达把这间拖车式房屋叫作“挤挤客栈”（如果参观者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表示不理解时，她就会把这个词放到句子里说明，“里面还有空间，挤挤就进去了”，然后微笑，眼角出现深深的笑纹）。这间拖车式房屋是由玻璃纤维做的老古董，1974 年出产，型号是 Hunter Compact II，最初的宣传语声称这是一个“平坦大道上如幼猫相随，坎坷小路上如猛虎相追”的“让旅行充满快乐的黄金发明”。在这 40 多年里，挤挤客栈就像一个迷人、复古的生命供给胶囊：一个圆角斜边盒子，形状让人联想到从前汉堡店里用的塑料外卖盒。屋内总长 10 英尺（1 英尺 $\approx$ 0.30 米），和一个多世纪以前载着琳达的曾曾曾祖母横穿美国的篷车差不多。它有 20 世纪 70 年代的独特触感：有夹层，内墙和屋顶用奶油色的人造皮革贴好，地板上则铺着芥末和鳄梨图案的油毡，屋顶的高度则刚好够琳达直起身。通过竞拍花 1400 美元买下这间拖车式房屋后，琳达在 Facebook 上这样形容它：“里面高 5 英尺 3 英寸（1 英寸 $\approx$ 2.54 厘米），而我身高 5 英尺 2 英寸，尺寸正好合适。”

琳达正拉着挤挤客栈去“汉娜平原”，那是位于大熊湖西北部松树林里的一处露营地。现在已是 5 月，她计划在那里待到 9 月之后。和那些每年去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享受温暖天气的游客不同，琳达是去那儿工作。这是她第三次在夏季被聘为露营地管理员。这是一项季节性的临时工作，说是管理员，其实同时也是门卫、收银员、场地管理员、保安、迎宾员。她充满工作热情，而且作为回流员工，她今年还

会得到每年的惯例涨薪，这让她的时薪涨到了每小时 9.35 美元，比去年高了 20 美分（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最低薪资是每小时 9 美元）。她和其他露营地管理员是被“自由”雇用的，根据这家公司的书面雇用规则，他们可以随时无理由解聘这些“自由”雇用的员工。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告知琳达，她这次可以期待每周满 40 小时的工作时间。

有一些首次担任露营地管理员的雇员会期待这是一场去人间天堂旅游的带薪假期。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招聘广告里登着几张照片，满眼是闪闪发光的河川和开满野花的草地。加州土地管理公司拥有那块露营地的特许经营权，这家公司也是琳达的雇主。它在一本宣传册子里的广告页印着一些灰白头发的女人在洒满斑驳阳光的湖边惬意地微笑的情形。她们手牵着手，好像是好朋友在夏天一起出来露营。“一边露营，一边赚钱！”另一家正在招聘露营地管理员的公司——美国土地与休闲公司打出了诱惑十足的横幅招聘广告，大标题下是公司开出的保证书：“我们的员工说：‘这比退休生活还要有趣！’‘我们建立了一生的友谊。’‘我们正处于几年来最健康的时刻。’”

而当新人们见识到这份工作的阴暗面时，他们总会犹豫，有些人则干脆辞职，不然他们就得照顾醉汉、忍受吵闹的露营人、从篝火坑里铲出大堆的灰烬和碎玻璃（粗暴的露营者喜欢把瓶子丢进火里让它爆炸），还有每天 3 次清理户外厕所。很多露营地管理员最讨厌打扫厕所，可琳达却泰然自若，甚至要求自己必须将这项工作做好。“我希望它们保持整洁，因为客人们要用，”她说，“我没有洁癖，戴上手套干就是了。”

琳达开上了圣贝纳迪诺山脉，山谷的景色虽然壮美却会令人分心。路边很狭窄，只有一块狭小的边缘能被称作路肩。在有些路段上，你甚

至看不见其他往来的车辆，绵延曲折的路面上只有空荡荡的冷风呼啸而过。路标提醒司机“小心落石”和“避免车辆过热：接下来的14英里请关闭车内空调”。然而，琳达似乎完全不以为意。20年来她都如一个长途货车司机一般勤俭节约，这已令她面对任何道路都面无惧色。

而我正开着一辆露营车行驶在琳达的前头。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断断续续和她接触了一年半。没与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非常频繁地通电话，以至于每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暗暗期待听到她那熟悉的问候语。那是一声音乐旋律般的“你——好——啊”，与一个婴儿玩躲猫猫时所说的“I see you!（看见你啦！）”是同一个音调。

在研究一本关于一个正在壮大的亚文化群体——美国的流浪者——的杂志时，我首次见到了琳达。这些流浪者住在路上。^[1]和琳达一样，这些游荡者中的许多人都在试图逃脱一个经济上的悖论：房租在上涨，薪资却是固定的；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遇上了一个固定的客体。他们感到自己像被老虎钳钳住了，将自己所有的时间投进那些令人精疲力竭、令人麻木的工作里，薪水却只够勉强负担房租或房贷，而无法改善他们的长期境遇，也不保证他们今后能够退休养老。

他们会有这些感觉，是因为眼前有无法动摇的事实：薪水和住房成本的差距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那本就难以实现的跻身中产阶级的梦想，已经从困难变成了奢望。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全美国只有十几个县和一个都会区的拿着最低薪资的工人能够负担一间公平市值租金下的一居室小公寓。美国政府建议住房成本

[1] 当我着手这个故事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会变成一项需要用3年时间来记述，并进行数百次面谈的大工程。

不要超过总收入的 30%，而如果想要在这个条件下租一间上述公寓，你每个小时就至少得赚 16.35 美元，而这已经是联邦最低薪资标准的两倍还要多了。这结果是很可怕的，特别是对需要付出一半收入来获取住房的那 1/6 的美国家庭来说。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这将意味着，在负担了食物、医疗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之后，他们将完全没有剩余的资金。

我认识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输掉一场受操控的游戏。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黑掉游戏系统。他们舍弃了传统的砖瓦房屋，挣脱了房租和房贷的束缚。他们搬进了货车、房车与拖车式房屋之中，跟着好天气四处流转，然后干些季节性的临时工作来填满自己的油箱。琳达就是其中之一。当她在西部四处活动时，我曾跟着她一起漂泊。

当我开始往圣贝纳迪诺山脉大坡度爬升的时候，从远处望着这些山峦时所感受到的眩晕减轻了。突然，我感到了焦虑。想到要开着笨拙的露营车走那些之字形急转弯，我感到有些害怕。而看到琳达要用她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拖着挤挤客栈前行，我感到非常害怕。早先，她指示我开在她前面，她跟在后面。为什么呢？难道她觉得自己的拖车式房屋会脱钩后滑？我不知道答案。

通过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的第一个路标后，一辆闪亮的运油车隐隐出现在挤挤客栈后头。当时我正在通过一系列 S 形转弯，所以我有时没法在后视镜里看到跟在后面的琳达，但那辆运油车的司机似乎有些不耐烦，在琳达的后面跟得非常近。我一直注意着她的吉普，而当通过连续转弯，道路变直之后，她的车却没有出现，倒是本该在她身后的运油车重新出现在这直线的上坡路上。

我拐进了避车道，拨打她的手机，希望能听到那一声熟悉的“你好啊”。但等待音一直响，然后转到了语音信箱。我停下车，钻出车外，沿着驾驶座一侧的车身紧张地踱步。我又给她打电话，没打通。此刻又有更多的车驶出了连续弯道，进入直道，并在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试图忍住不自在的感觉，但随着时间流逝，体内增多的肾上腺素变成了恐慌。挤挤客栈消失了。

有好几个月，琳达渴望再次回到路上，开始她作为露营地管理员的工作。她被困在洛杉矶东南方 15 英里外的米申维耶霍市，住在她女儿安德拉和女婿科林租的房子里，还有 3 个十几岁的孙子辈。因为卧房不够，她的外孙朱利安在厨房外没有门的餐厅里打地铺。（这样的安排已经比这家子之前住的那间公寓舒服多了，在那里，她其中一个外孙女得睡在衣帽间里。）

而琳达得到的便是最后剩下的：前门旁边的沙发。这是一座孤岛，虽然她很爱她的家人，在那儿却仍有被搁浅的感觉，特别是当她的吉普车还困在修理店里时。每次当其他家庭成员计划出门而没有带上她时，他们得先经过琳达的沙发才能走出门，而这些事情，已经开始变得有些尴尬了。琳达开始担心，他们会因为撇下她出去玩而感到愧疚吗？同时她也很想念自己的自主权。“我只愿成为自己的房子的女王，不愿意活在其他房子的女王鼻子底下，即便那是我的亲生女儿。”她这样对我说。

另外，健康问题也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情感和财务的双重压力让

琳达更难以依靠他们。她的外孙女加比身子很弱，因为某种不明原因的神经系统疾病已卧床超过3年，之后她被诊断为干燥综合征，那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外孙朱利安则正在接受糖尿病的治疗；女儿安德拉有关节炎。更为严重的是，她的女婿科林，这个一力承担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最近总是有很严重的偏头痛和眩晕症状，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某个时点上，琳达曾考虑通过 CamperForce 项目申请一个亚马逊公司仓库的季节性临时工作，这是由亚马逊公司发起的项目，用来雇用流动工人。她一年前已经做过这份工作，但最终却因为经常使用手持型条形码扫描器而受到了反复性动作损伤，这个伤在她的右手腕上留下了一个葡萄大小的肿块。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灼热疼痛感散播至整条右手臂，从手指到手腕，经过手肘和肩膀，一直传达到颈部。仅仅是拿起一个8盎司（1盎司 $\approx$ 0.03千克）重的咖啡杯或一个平底锅就能引发手臂极度痛苦的颤抖。她认为这是一个肌腱炎的糟糕例子，但这并不能帮她消除苦恼。只要这病没治好，她就无法再次上路。

身体抱恙，又被禁锢在“沙发岛”上的她试图思考自己作为挤挤客栈的女主人和唯一住客的未来。和她的家人一起住之前，她一直开着一辆1994年的El Dorado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但这辆车很费油，并且已经开始崩溃了。所以精简到一辆小拖车式房屋的感觉很好，虽然挤挤客栈还需要进行一些打理才能住人。它之前的主人将它留在俄勒冈海岸咸湿的空气里，这让它的一些金属零部件开始生锈，俄勒冈的锈纹糟蹋了它玻璃纤维制的外壳。于是，琳达开始在自己的“停工期”里清理并改进房车。她的一项任务是调制一种擦洗剂，其中的一种秘密原料是经过搅拌机研碎的鸡蛋壳，她可以用这种擦洗剂来清除锈迹。另一项工